

我国应用型大学建设的可行路径探讨

——澳洲大学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的启示

张俭民

(湖南科技学院 高等教育研究所,湖南 永州 425199)

摘要:澳洲大学的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以终身教育为基本理念,注重学校教育和社会继续教育的有机结合,强调高校学科设置与社会需求的精准对接,着力推动产学研一体化发展,建立了科学的教育资源配置评估监督机制。当前我国应用型大学建设应以此为启示,积极把握产业转型升级带来的新机遇,提升高等教育质量,服务新兴经济发展。

关键词:应用型大学;产学研融合;评估监督机制;跨区域联动机制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5884(2017)09-0038-05

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我国将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经济转型升级、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期。这要求高等教育培养一大批既掌握现代科学技术知识又接受系统技能训练的现代生产服务一线的应用型、复合型和创新型人才,特别是对接产业链的高端技术技能人才。因此,建设应用型大学既是我国高等教育转型发展的需要,更是国家社会转型和经济结构调整的要求。在此背景下,2014年4月25日在河南省驻马店召开了由应用技术大学(学院)联盟和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主办,以“建设中国特色应用技术大学”为主题的首届“产教融合发展战略国际论坛”。闭幕式上,参加论坛的178所高校共同发布了旨在推动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发展,建设应用技术型大学的《驻马店共识》。2015年10月,教育部联合多部委发布了《关于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指导意见》。这一国家指导意见的出台,标志着我国高等教育领域将迎来一次以应用型大学建设为目标的重要改革。然而,国内关于应用型大学建设的相关理论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如何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加强应用型大学建设成为急需研究和探索的重要理论和实践问题。而笔者曾于2015年9月赴澳洲多所高校进行应用型大学建设的相关考察,其应用型人才培养理念和具体措施可为我国应用型大学建设提供诸多有益的借鉴和参考。

1 当前我国应用型大学建设的必要性

高等教育,作为推动当今社会不断进步的重要力量,其发展与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具体进程和具体形态有着密切联系。而我国经过数十年改革开放的发展,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之一。在取得重大成绩的同时,一些阻碍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因素也逐渐凸现出来。与之相应的是,作为社会发展重要支撑的高等教育和人才培养,也面临诸多问题和挑战。

一方面,经济结构的深刻调整带来了人力资源结构的变化。不可否认,庞大的人口数量,曾经为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中低端产品制造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持。然而,随着新技术的不断涌现,产品制造领域也将更多地依赖先进制造技术。而我国庞大的人口数量不仅不能继续有效转化为人力资源优

收稿日期:20170720

基金项目:湖南省普通高校教学改革研究资助项目(湘教通[2012]401号)

作者简介:张俭民(1974-),男,湖南永州人,副教授,硕士,主要从事教育原理与方法、高等教育社会学研究。

势,而且有可能带来生产成本的提高。因此,培养生产服务一线紧缺的应用型、复合型和创新型人才,成为今后一段时期我国人力资源结构调整和人才培养的重要方向。另一方面,当前我国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方向,也与社会需求存在一定程度的脱节。有的高校缺乏科学的发展规划,盲目扩大办学规模。有的高校学科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缺乏特色,人才培养方向不明确。虽然很多高校正在尝试做出变革,但由于体制机制的束缚以及教育规模的强大惯性,导致诸多改革措施成效欠佳。这些情况,直接导致了人才培养质量的下降,同时带来了毕业生就业难、就业质量低和后续发展缺乏活力等多重问题。

上述问题的存在,正反逼我国高等教育领域要尝试突破各种体制机制的限制,创新人才培养模式。而作为国家战略层面的积极导向,教育部等国家部委有关应用型大学建设指导意见的出台,为我国高等教育的转型发展指明了方向。高等学校尤其是地方本科院校,应该积极抓住我国由“大国制造”向“大国创造”转型提供的新机遇,积极探索应用型大学建设的可行性路径,主动实现转型发展,为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培养生产服务一线的应用型、复合型、创新型人才。

2 我国应用型大学建设的可行路径选择

什么是应用型大学?有学者指出,这一类型的大学,是“针对服务于生产、建设、管理和服务第一线的职业教育,也是针对服务于地方区域人民大众实际生活需要的大众教育,同时还是针对服务于丰富地方普通大众精神生活和精神追求的学术教育”^[1]。因此,应用型大学建设的首要目标,就是要积极回应社会发展对人才需求的结构性变化,通过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来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这一密切关系,决定了应用型大学建设要在教育理念、办学模式、学科专业设置和质量评估等方面进行系统性的改革。

2.1 以终身教育理念促进人才可持续发展

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目的,就是以受教育者个人的完善和身心的充分发展为价值取向的^[2]。这就决定了教育绝对不是一时一地的短期行为,而是伴随人的一生发展和其参与社会活动的全过程。而我国当前的普通高等教育因为教育管理的方便,基本采用固定学制教育,只在特殊专业采用灵活的长短学制教育,比如医学专业人才的培养。然而就人的个体发展差异以及不同学科的特性来讲,在固定学制内不可能比较完整地实现专业知识和方法的传播。因此,秉持终身教育的理念,探寻弹性学制教育以及学校教育和社会继续教育的有机结合,应该成为应用型大学的改革方向之一。就笔者考察而言,澳洲大学的学制就更富弹性。学生可以根据个人的学习能力和进度,选择提前或者延迟毕业。与此同时,毕业生有了一定的工作经验、社会经验之后,允许其带着相关问题再次回到学校进行研究和学习。另外,在积极扩大高年级学生转专业、转校可能性的同时,澳洲大学还广开了中途插班入学的渠道。奥克兰理工大学也推行开放办学,允许在职的社会人士利用周末或假期集中上课,修完学分即可获取全日制文凭和学位。这种灵活多样的教育方式,实际上使学校成为面向学生、面向社会的终身教育机构。不仅学生可以依托学校完成创新性技能的培养以及高新技术课题的研发,而且社会需求也可以及时反馈到学校教育教学规划的制定和修订当中。这种学生、学校、社会三者有机融合的可持续发展人才培养模式充分体现了终身教育的理念,理应为我国应用型大学的建设发展所借鉴。

2.2 以产业发展新趋势优化学科专业设置

坚持社会需求导向应该是应用型大学学科专业设置和人才培养的基本指针。尤其是在保留必要的基础学科研究的基础上,应用型大学应该紧跟新业态的发展,科学评判社会需求,及时调整学科专业和课程设置,明确优先发展领域。只有这样,才能使应用型人才的培养与社会需求相适应。比如奥克兰理工大学在设置新专业和加强专业内涵建设方面,十分重视行业和企业的需求和意见。该校设有专门的设置新专业的评估机构,该机构每三年都会邀请行业和企业专家与学校的专业带头人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听取行业和企业专家对专业人才需求和课程设置的意见,及时调整和优化专业结构,开设适合于市场需要的新专业。如该校针对国内行业内对体育保健人才的广泛需求,适时开设了体育保健专业,以适应新西兰体育休闲运动行业发展的需要。再如澳洲大学的传媒专业正在减少传统课程以适应行业

新形势的发展,转变教学模式以适应新媒体的发展。我们知道,新媒体是当前社会新变革的集中体现,“新信息传播技术、全球化和社会文化的独特性交织在一起,创造了新的社会互动方式,衍生了新的社会关系。”^[3]因此,新媒体带来的变革以及其与社会各个领域的高度融合性,都决定了传媒专业教育都不应该再仅仅局限于传统传播领域。2005年前新闻媒体专业教育基本还集中在纸媒领域,2015年扩展到以新媒体为载体的各个公共关系领域。因而该专业根据市场的需求,给学生提供越来越多的公共关系课程,如新传媒+法律、新传媒+科学、新传媒+商科等,以培养学生适应行业新发展的能力。以此为鉴,我国在应用型大学建设中,亦应建立适应我国国情的新专业设置评估机构,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提高应用型大学专业设置对接行业和企业需求的精准性,提高应用型人才培养的质量。

2.3 以创新引领为指针加强产学研融合

应用型大学的题中之义,就是要培养具有创新意识和创业能力的应用型、复合型和创新型人才,尤其是能精准对接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技术发展的人才,这就要求应用型大学把应用型、复合型和创新型培养的突破口放在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增长点。而要保证培养出真材实料的应用型、复合型和创新型人才,应用型大学一方面要加强学生的实践能力,另一方面要将人才培养的领域向社会延伸,积极促进产学研多领域的有机融合。通俗地讲,就是带着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需求和新问题进行人才培养,同时将培养的应用型人才放在社会行业和企业各个实践领域来检验,形成以产业发展促进科研创新,以科研创新促进人才培养的有机互动。首先,澳洲大学特别重视加强学校与行业的交流与沟通,沟通主要有两种形式,即正式和非正式。正式的形式主要是召开校企合作研讨会,一年召开一次,学校专业负责人与行业企业一起讨论市场需求,有对应的话题与教师沟通;非正式的形式主要是吃饭,通过午餐会的形式邀请行业和企业负责人来校进行交流和讨论。其次,澳洲大学注重促进学科建设成果的转化。通过促进学科成果的转化,既可以直接服务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客观上也能够为学校、学生和教师带来一定的经济利益,以此保证应用型、创新型人才培养的积极性和持续性。再次,澳洲大学积极鼓励科研部门与地方企业合作,加快学科建设成果的经济利益转化。如奥克兰理工大学则与诸多新西兰企业签订了学生实习培养计划,鼓励教师将学科专业建设与学生职业技能培养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同时理科学科建设的成果也能够在职务技能的培养过程中得到及时转化。最后,澳洲大学的课程教学注重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其课程教学紧密结合实际,注重课程和训练的实践性,注重学生动手能力和创新素质的培养。尤其是技能训练十分突出,学生大部分时间是在教师的指导下进行专业技能训练,根据专业不同,理论教学一般只占总学时的20%~50%,而且几乎没有我国纯理论讲授的现象。同时,他们着力强化实现学校与企业在学生实习中达到双赢。在学校方面,学生到企业实习前,学校会提供一个实习所要达到的目标清单,教师要对企业实习是否达到目标进行评分;在企业方面,学校在送学生到企业实习之前,及时与企业沟通,了解企业需求,并选择企业所需要的学生,以帮助企业解决实际问题,达成双赢。目前,奥克兰理工大学毕业生的高就业率就得益于他们对学生进行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针对性培养。对照我国当前经济发展趋势,国家支持越来越多的社会力量全方位、全过程参与高校的人才培养。因此,应用型大学要重视与有意向、有实力、有合作需求的经济主体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既可以为学校学科建设争取必要的社会资金,还可以实现科研成果的有效转化,实现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发展的有机融合和良性互动。

2.4 以科学的评估监督机制优化教育发展资源配置

应用型大学与社会各个领域的对接是深入的、持续的和大范围的。在这个过程中,应用型大学建设资金的来源也日益多样化。这为应用型大学建设获取更多的自主权,办出自身特色提供了有力保障。然而我们必须注意的是,社会力量的深入参与,必然给大学传统管理模式带来挑战。尤其是在教育发展资源的优化配置方面,应用型大学应该尝试突破以往高校行政指令性质的规划指导,积极引入第三方力量,建立健全教育发展规划及执行的评估和监督机制,让已经融入到市场经济中的高等教育能够按照市场经济规则良性运行。就科研资源配置的科学评估和监管来说,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审计与风险监督委员会,作为一个没有行政权力的职能机构,它的成员构成就包含了非校务委员会的教职员工和学生,

它可以就学校重大项目规划和执行中的任何风险,获取校外司法部门和专业机构的法律建议^[4]。也就是说,该大学有关教育资源配置的规划和执行是受到职能部门和公众力量有效监督的。而对高校科研资源配置效率的评估,则由澳大利亚的国家“创新、工业、科研部”统一归口管理,他们不仅对科研经费的申请、使用和分配的全过程进行监督和公开,还雇佣社会第三方机构对其管理的科研项目进行外部审计^[5]。严格的监管带来的是科研质量的提升,以农业科学、地球科学和材料科学三个领域的科研论文数量和质量来看,我国在三个领域的论文发表数量虽然超过澳大利亚,但该国的论文引用均数超过我国78%,可见其科研资源配置效率是很高的。

当前,我国支持和引导应用型大学建设必然带来大量的教育资金投入。而社会资本参与到高等教育办学领域,也不完全是作慈善,它对投入资金的高效配置必然会提出更严格的要求。这就需要我们对接市场经济的要求,主动建立保障应用型大学健康发展的科学评估和监督机制,对每一项教育投资项目的可行性、必要性以及具体走向都要进行监督。虽然所有类型的高等教育都应该建立这一机制,但对应用型大学来说尤其应该如此。研究型大学的一些科研项目,尤其是基础学科的科研项目,周期长,投入大,难出成果,因此不能简单地或单纯地用市场经济的观念衡量其价值。但是,应用型大学因其办学定位具有高度的针对性,而且其部分教育发展资金来源于社会,这就要求应用型大学建立科学的评估和监督机制,保证这些资金的投入实现其最大效益,也使教育资源的配置趋于合理和高效。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在评估监督机制建立过程中,既要提高自身审计和监督机构人员的专业素养和职业道德,也要积极引入第三方机构参与,保证监管评估的中立和有效。

2.5 以跨区域经济体为媒介建立多校联动的人才培养模式

应用型大学的专业人才培养对应的是社会发展的具体产业领域。而在现实中,某一产业的分布又具有集中连片、跨越行政区域的特征。因此,与之相关的生物育种、农业机械和农产品加工等专业技术人才的培养,就不能局限在一地一校。否则,将给整个地区农业产业的发展带来巨大阻碍。因此,打破这种行政区域界线,通过跨区合作、多校联合培养人才,成为我们必须考虑的问题。以澳大利亚农业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模式为例,为保证农牧业产品的跨区域流动、国家的一体化协调管理和产业核心竞争力的提升,该国十分重视与农牧业相关的生物技术、农业工程方面人才的培养。为此,他们建立了全国统一协调的高等农业技术人才教育体系,不仅教育资金主要来源于政府拨款,而且政府对各个学校有一套规范统一的评估标准和办法^[6]。我国幅员辽阔,区域经济发展各具特色。同时,受到地理、气候和交通等因素的影响,特色经济产业的发展又不局限于一时一地,而是具有跨区域、集中连片的属性。这种情形也要求我国应用型大学的建设要尝试突破区域限制和产业方向限制,沿着区域经济带或经济片区建立多校联动机制。尤其在对特色产业发展人才的培养方面,要加强资源共享、人才流动以及专业技术的一体化教育。因此,在应用型大学建设过程中,我们应该积极尝试区域内各高校、各高校的相关专业建立跨区域的人才培养和科研联动机制,促进该区域特色产业的长足发展。

3 应用型大学建设中的“基础学科”与“跨学科”教育

应用型大学的人才培养目标是为我国经济建设输送“应用型、复合型、创新型”人才。因此,对接社会发展需要,把握经济发展新常态,是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关键。然而,不可忽视的是,当前社会正处在日新月异的发展进程中,各个领域、各种文明也处在不断碰撞融合的过程中。因此,除了精准对接社会需求,以市场为导向进行学科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之外,还必须重视人才可持续发展的深度和广度。也就是说,应用型大学建设不能忽视人才培养过程中的“基础学科”教育与“跨学科”教育。

一方面,应用型大学的定位,并不意味着它能够以一种独立的高等教育发展模式而存在。虽然应用型大学的建设应该以为社会提供应用型、复合型和创新型人才为基本方向,以区别于职业技术型大学和研究型大学的人才培养目标。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应用型大学能够以一种独立的高等教育发展模式而存在^[7],就像研究型大学的发展不能脱离社会发展实际而存在一样,应用型大学建设也离不开基础学

科的教育和研究。因为不管当前社会技术进步如何日新月异,它都要在既有的基础理论之上进行科技创新。而对基础学科认识和把握的程度,则决定了人才个体持续发展的基础和活力。所以,应用型大学决不能将一种“短平快”的人才速生式培养作为唯一追求。尤其关系到创新性人才的培养和应用型大学自身的可持续发展,都要求其在一定程度上重视基础学科教育。否则,应用型大学的发展将成为无根之木,无源之水。而以应用型人才培养见长的澳大利亚高等教育也特别重视这一点。该国各高校各专业均按照学科门类或一级学科设置学科平台课程,如攻读会计、营销、经济和金融专业的学生,都要学习5~6门的商科通识课程^[8]。这些措施,既有利于开拓学生的专业视野,又为今后的创新性发展奠定了基础。以此为鉴,我国应用型大学的建设,不应只瞄准某一时期社会高需求、高增长行业的人才培养,而是要具备一定的长远眼光,将基础学科教育也作为应用型大学建设的重要方面,以此保证所培养人才的创新能力和发展后劲。

另一方面,当前社会各个发展领域的高度融合,又决定了应用型人才的培养不应为了追求与社会需求的对接而将“精专准”的专业教育做为唯一方向。尤其是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一大批新兴产业呈现出多技术、跨领域等特征。因此,应用型人才的培养,也应适当跳出专业领域的限制,注重培养学生的跨学科意识和多元思维。如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PHB”[The Bachelor of Philosophy(honours)]人才培养,就在诸多专业课程之外,开设了人文、通识课程^[9];我国南京理工大学在大工程观的理念指导下,开展实践教育改革,构建了多学科交叉融合工程实践平台,施多元项目教学,破除学科壁垒,还原现代工程的生态环境,切实培养了学生跨学科的综合素质^[10]。可以说,这些高校的有益探索,为我国应用型大学“应用型、复合型、创新型”人才的培养方向,提供了有益借鉴,而应用型大学在建设过程中,既要按照国家高等教育发展的新战略和新要求,办出自身特色,服务地方发展,又不能在整体上偏离了我国高等教育育人育才的基本要求和整体目标。

参考文献:

- [1] 胡天佑. 建设“应用型大学”的逻辑与问题[J]. 中国高教研究, 2013(5): 26-31.
- [2] 励雪琴. 教育学是什么[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 [3] 韦路, 丁方舟. 论新媒体时代的传播研究转型[J].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3(4): 93-103.
- [4] 蒋建宏, 沈蓓菲. 基于大学治理视角的高校内部审计监督机制研究——以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为例[J]. 学术论坛, 2014(11): 152-158.
- [5] 王涛, 夏秀芹, 洪真裁, 等. 澳大利亚科研管理和监督的体系、特点及启示[J].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 2014(11): 77-78.
- [6] 邓志军, 黄日强. 澳大利亚的农业职业教育[J]. 世界农业, 2004(12): 45-47.
- [7] 胡天佑. 建设“应用型大学”的逻辑与问题[J]. 中国高教研究, 2013(5): 26-31.
- [8] 王峰, 黄忠东. 澳大利亚不同类型高校办学定位及课程体系比较[J]. 现代教育管理, 2013(2): 125-128.
- [9] 周慧霞. 澳大利亚 PHB 与我国拔尖人才培养比较——以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与南京大学为例[J]. 黑龙江高教研究, 2014(5): 71-72.
- [10] 陈亚玲. 论跨学科能力培养与我国工程实践教育改革——以南京理工大学为例[J]. 高教探索, 2015(10): 73-76.

(责任校对 王小飞)